古地圖描繪的遠古地球樣貌

文｜天羽

世界各地發現的多張古地圖，證實了人類文明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，比教科書上敘述的更為久遠。

「齊諾地圖」(Zeno Map) 於西元1380 年發表，地圖精準描繪了現代國家的海岸線，例如挪威、瑞典、丹麥、德國，還有蘇格蘭，也繪出很多島嶼的「準確」經緯度。而用於測量經度的經線儀，是在1765 年才發明的。

齊諾地圖還繪出了無冰河的格陵蘭島，這表示在冰河時期之前，有人已用某種方法標注此地了。

「可梅里歐地圖」(Camerio map) 製於西元1502 年，是用球面網格來繪製的，然而中世紀的人們還大多相信地球其實是平面的。

「耶胡迪．伊賓．班札拉地圖」(Iehudi Ibn ben Zara map)，製於西元1487 年，上面有英國冰河的遺址，還極詳細的描繪地中海、愛琴海域的島嶼。而今那些島已沉入水中。

「哈齊．阿默德地圖」(The Hadji Ahmed map) 發行於西元1559 年，它極其精準的繪出北美洲及南極洲的西海岸，甚至還顯示出一塊「陸橋」，連接著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，這代表它起源於該陸橋還沒沉入海中的時期。

於西元1737 年發表的「布雅舍地圖」(Buache map)，呈現出南極洲被冰層覆蓋之前的地貌，準確的指出加那利群島的方位，顯示了今已沉沒島嶼的精確輪廓。這代表此地圖的藍本是以冰河融化、海平面上升前的地形測量圖為繪製基準。製於西元1502 年的「哈利．金地圖」(Harry King Chart)，上面繪有北西伯利亞河，它流入現已覆冰的北極海。還繪有波羅的海數個國家的冰河遺址，也精準的畫了早期的蘇伊士運河。該地圖更描繪出亞洲東南方的幾座巨島，但它們現在已併為一塊大陸了。從地質學角度看，這些地圖所製時期的地球形貌，都跟現代大不相同。

「托勒密的北方地圖」（Map of the North by Ptolemy）繪有覆冰的河流，它流向中南方的格陵蘭島。

地圖上還有一些冰河，位於今日的德國 (北部)、南瑞典。「金．傑米世界地圖」（King Jaime World Chart）制於西元1502 年，準確畫出部分的撒哈拉沙漠，當時有肥沃的土地、廣大的湖泊及河川，還有早期的城市。

示意圖：FOOD SHOP/ADOBE STOCK



從地質學角度看，古地圖形貌，都跟現代大不相同。

「歐文斯．非內世界地圖」（Oronce FinéWorld Map）製於西元1534 年，是古時的心型地圖，其中展示了南極洲尚未被冰覆蓋時的地貌。

這張地圖也繪製著某一塊陸地，且是在它被正式「發現」之前。地圖上還繪有陸地上的河川、峽谷、海岸線，也指出現今南極的近似位置。

清代盲眼神算 上

文｜青蓮

中國有句老話：「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」是說人的命數是上天注定的，從出生起，人就按照既定的劇本在走。該來的總會來，該走的留不住。常人不信，只因無法看到其中隱密。

算命，是中國古老玄學中最廣為人知的一種窺探命運的方式，後來更演變成一門特殊的生意。精通這門生意的人，也被稱為算命先生。

由於很多操持算命生意的人都是盲人，民間百姓常常在其姓氏後面直接加上「瞎子」二字。

算命的為何有很多瞎子？這裡有一個說法，瞎子因為雙目失明，不會迷失在五彩斑斕的物質世界裡，所以心眼更容易打開。而心眼與天地相連，比肉眼看得更深、更遠。

清代時，在浙東一帶就曾有一位算命特別靈驗的「史瞎子」。這人本名史廣義，浙江鄞縣人（今天寧波一帶），在許多人的眼中，他雖看不見眼前路，卻能看見別人多年後的命運。

示意圖：XIAOLIANGGE/ADOBE STOCK



傳統相術認為，人的骨相、聲氣、神態行止，都與稟賦、氣數相連。



清人筆記《簷曝雜記》中記載，史廣義活動於清代雍正、乾隆前後。他不是那種走街串巷、擺攤招幌的相士，而是真正精於干支、星命、相骨之術的奇人。在算命過程中，對男子多以摸骨判斷。對女子則側重聽聲。傳統相術認為，人的骨相、聲氣、神態和行止，都與其稟賦、氣數相連。他往往寥寥數語，便能留下日後回想起來令人心驚的斷語。當時，史瞎子的名聲傳得極廣，浙東富戶、地方官員乃至入京顯貴，都曾慕名請他推命。有人說，他聽人跨進門檻的第一步，便能聽出其人心性。也有人說，他握住來者手腕、按過肩背與頭骨，便能判斷其一生起伏。

但有一次，一場看似尋常的摸骨，卻牽出了兩個人的顯貴命運，也埋下了史瞎子本人長達十餘年的劫難。

那一年，浙江巡撫徐元夢請史瞎子到府中相看孫輩。徐元夢曾主持《明史》纂修，頗有聲望，門客眾多，其中不乏仕宦子弟與有志功名的青年。

當日，徐元夢把自己的孫子舒赫德帶到史瞎子面前。舒赫德彼時還是孩子，頭上梳著羊角小辮，陪在一旁的，是舒赫德的老師汪由敦。汪由敦，字師苕，號謹堂，當時只是一個家境清寒的讀書人，雖有學問，卻尚未登科，前途未卜。

史瞎子先摸過舒赫德的骨相，又請汪由敦近前。盲相士的手指從孩童的頭骨、肩背緩緩按過，又停在汪由敦手腕與臂骨之間。他沉默片刻，說道：「二人皆貴。」

舒赫德將來顯達，眾人並不意外，但聽見汪由敦也在其中，連汪本人也連忙謙讓，不敢當真。他覺得史瞎子大概是顧及徐家面子，見自己是舒赫德的老師，便順口說幾句吉利話。一個窮書生，靠教館維生，哪裡敢想甚麼顯貴之途？可是，他見史瞎子的神情，卻不像在說場面話。

更讓他沒想到的是，當晚史瞎子竟然獨自來到書塾，要求見汪由敦。彼時夜色已深，人聲俱靜，對史瞎子的造訪，汪由敦頗感意外，連忙將其請進屋內。書塾昏黃的燈火下，史瞎子坐定後，沒有繞彎子，直接對汪由敦說：「先生只管努力。將來官職與名聲，都將在主人之上。」這裡所說的「主人」，便是徐元夢。

一介寒士，日後的官位、聲名能在當時的巡撫、史館總裁徐元夢之上？汪由敦一時驚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覺得這位盲相士的斷語太過荒唐。史瞎子看不見汪由敦的表情，繼續說道：「我並非奉承先生。先生貧寒，我奉承先生，又能圖甚麼？」

接著，他說出一個讓汪由敦驚掉下巴的預言。

他告訴汪由敦，自己命中注定，日後會遭遇一場大災厄，而且這場劫難將持續多年。到了那時，汪由敦已身居高位，自己能否脫身，全要仰賴汪由敦援手。史瞎子鄭重請求：「請先生記住今日之言。異日若有相見之時，務望相救。」說完這番話，他在昏暗燈影中起身告辭。汪由敦目送這個雙目失明的相士離去，心裡久久不能平靜：他說的是真的嗎？（未完待續）

八卦太極圖：VENUSANGEL/ADOBE STOCK

合州迷案 16

文｜扁舟記

接1074 期

但這些人裡呢，也有那反應快的。只見一名官員站出來說：「總督大人文韜武略，卓而不凡，我等早有耳聞。今日得見，榮幸之至。大人親問此案，效率之高，卑職心服口服。只是，如今雖知向氏冤枉，但真凶尚未拿獲。時間緊迫，如不能及時具結案件，這省裡也不好向朝廷交代呀！」

這話點得相當到位，這是把黃宗漢和省裡的大小官員綁在了一起。意思是，現在先不著急討論，這冤案是哪一級衙門的責任。這剩下的時間可不多了，如不能盡快抓住真凶，省裡交不了差，連帶著你這個總督也有責任。這一下子就把眾官員草菅人命、瀆職、利益輸送等等問題，轉化到捉拿真凶的責任上去了。黃宗漢當然清楚當前最要緊的是拿住真凶，追究責任是下一步的事。他也看出來，按察司是相當不情願去翻這個案的，至於下邊的各級官府就更不用說了。如今，他只能靠自己。

但黃宗漢畢竟老道，思索片刻說：「正是，捉拿凶嫌乃第一要務，少不了還要有勞各位。今天堂上的所有事情，嚴禁走漏風聲，後續我自有安排。關於向氏，先看管起來，好生對待。作偽證的壯漢，收監關押。」按察使此時只能配合著來，黃總督也打道回了府。

回來之後，他馬上讓管家把自己的親信李陽谷叫來商議。李陽谷以清正廉明著稱，有勇有謀，目前是一名候補知縣。由於此案牽扯官員太多，抓捕行動要嚴格保密，李陽谷是最佳人選。來了之後，黃宗漢先把卷宗拿給他看，又把今天按察司的事都說了一遍，然後問他的意見。

李陽谷看過卷宗沉吟了片刻：「大人，依卑職看，第一，這鞠家家境一般，無甚錢財可搶，可排除是有預謀的劫殺；第二，鞠家雖不富裕，卻也不曾欠過外債，且鞠氏父子老實本分，並無仇家。這又排除了以命抵債，或仇殺的可能。如此普通的人家，突然遭此橫禍，這很像是一場隨機作案，由於中途發生了某些變故，故而導致鞠家父子被害。」黃宗漢點點頭：「這我也想到了。倘若真是隨機作案，那可就麻煩了。」「大人所言極是。現場沒有目擊證人，也沒有留下任何物證，合州衙盤查過鞠家所有的親屬和附近的鄉鄰，都沒有找到線索。如果這凶犯是外鄉人，那他逃離之後，除非自首，否則，這案是永遠也破不了。

但有一點，案發時間是在深夜，黑燈瞎火。如果是外鄉人，斷不會趕夜路，因為不熟悉本地道路，趕夜路反而容易出錯。就算真有急事，那為何不走大路，反而經過了鞠家，進而犯案呢？

示意圖：公有領域



黃宗漢馬上把以清正廉明著稱的親信李陽谷請來商議。

這鞠家可在村子裡頭，不在大路的旁邊啊。所以卑職猜測，大概率還是本地人所為，就算不是合州人士，也超不出重慶府。（未完待續）

【本文轉自 YouTube視頻公眾號「扁舟記」。掃描QR碼，精彩視頻等著您！】

▼歡迎關注

看中國
扁舟記